

文学时代



家族亲情

【纽约】顾月华



外州来了个女友住在我家,她一眼看中儿子养的一窝老鼠,笑说明天走时带走一只。

儿子惶恐万状,费尽思量:“要说,我最不喜欢这只公的,他虽是父亲,可是第一窝小老鼠都被它咬死,幸亏我把它隔离,现在他一个人住,不过无论如何我总不能把人家爸爸送人。”

“当然,这母的是绝对不送的,她是妈妈,她不能走,孩子不能没有妈妈”。

“要不就给她这老大吧!不过,他是我的长孙,他爸爸是我长子,塞凡斯特尔·史蒂文·孙二世。算了,不给了。这老二不太好玩,可他很乖,从不打架,而且最瘦,太可怜了。老三?老三最机灵,只要我走近,他都会站起来看我的,我舍不得。”

“最小的最滑稽,老爱睡觉,一脸憨相,我喜欢。喔,这是老四,是

我最爱的孙子,与我同名,也叫史蒂文。”

我问他为何对老四情有独钟,他说:“你没见他红色的吗?”

“那么就让她随便挑一只吧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?这可以随便挑一只的吗?如果我挑老五,可是他是最漂亮的,全身雪白,拖一条灰尾巴。就算老六不漂亮,让他跟她走,他一个人又要想爸爸,又要想妈妈,又要想兄弟姐妹,也没人玩,你叫他怎么办?”儿子不高兴地说。

他抱抱这个,拍拍那个,亲亲那个,打打这个,满头的汗,气得脸通红,后来便边哭边叫起来:“我不给,我就不给,就不给……”

次日女友走了,只字未提昨天之事。倒是儿子,提心吊胆问了我几次:“妈妈,那个妹妹她还会再来吗?”



【苏州】朱树

到海上去!
到起着风暴的海上去!

死水微澜的日子,
该从此告别;
醉生梦死的生活,
与“大海的精灵”南辕北辙;
河汉、港湾,
是束缚自由的藩篱;
为几条烂鱼、毛虫,
就相互扑啄、争权夺利?

到海上去!
到起着风暴的海上去!

这不是离经叛道,
也休说标新立异;
从天地间诞生第一只鸥鸟,
到我们把世界装点美丽,
“不是战斗,就是毁灭!”
大海轰响着严酷的真理;
呵,先辈的雄风安在,
未来怎能如蜉蝣朝生暮死?

到海上去!
到起着风暴的海上去!

我不怕铁喙钢爪,
我宁愿孤军奋战;
我不屑乘风破浪,
折翅碎躯也挡不住我展翼高飞!
雷火呵,烧尽我心中的痛苦,
暴雨呵,冲去我身上的污泥;
我要比兀鹰飞得更高,
让神矢的雨燕也抛后万里。

到海上去!
到起着风暴的海上去!

光一样迅速,
闪电般犀利;
浪花绽放,天风舞旋,
欢快的暖流阵阵激荡;
来呀,一个崭新的天地!
来呀,我惦念的兄弟姐妹!
我冲出天外,通体澄彻,
海洋会报告我的踪迹。

第一次认识海伦是10多年以前,那时我刚到美国不到半年,还没有上学,在附近的一家中餐外卖店做经理。其实就是打工,每天收银、订货、接电话,什么都干。厨房有一个扎着马尾辫、左耳戴个大金耳环、会讲中国话的大厨,还有一个老墨帮着打杂。整个店一共就我们3个人,一天工作十几小时,忙得够呛,晚上回去还要结账。每天昏天黑地,来美国几个月了,我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精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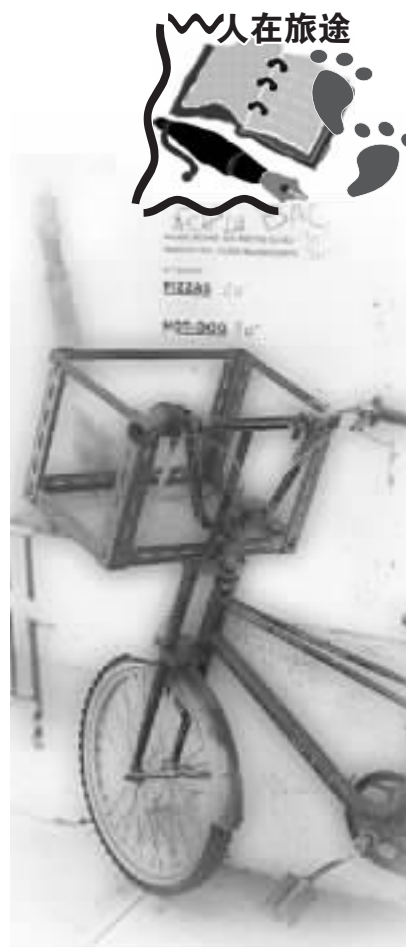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下午,朋友彼得来看我,同来的还有海伦,原来他们在同一餐厅打工做服务生。海伦穿着一件丝质的中式棉袄,浅粉色的底,上面缀满了朵朵碎花,看上去很鲜艳。那件中式棉袄裁剪得很得体,使得海伦窈窕的身段看上去韵味十足。

那天海伦两只手四指并拢地插在棉衣口袋里,只露出两个拇指在口袋外面,不故作,却很优雅。她的一举一动透着上海人的灵秀劲,会说话的眸子,一颦一笑都是故事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,海伦话不多,微笑着静静地坐在边上听彼得和我聊天。只是到了最后,海伦问我:“怎么样,喜欢美国吗?”我略有忿忿:“不怎么样,一天到晚打工呐。”她笑笑,很平静地回答:“打工不是很好嘛,许多人不是从打工这样过来的。”她的声音不大,语气中却透着坚毅和泼辣,很像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的阿春,也有人说更像《沙家浜》里的阿庆嫂。这就是第一次见到海伦的印象。

那时,海伦的先生在一所大学做博士后,儿子上小学,女儿才1岁。他们全家来美国不久,家里还不富裕,她就把女儿托给妈妈,自己出来打工。

海伦手脚麻利,做事利索,中餐馆里里外外的那点事对她而言不是问题,于是很快她便受到大家的好评。海伦的英语是到了美国才开始学的,现在讲得比他做教授的先生还流利。跟她的普通话一样,海伦的英语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,听



起来另有一番滋味,老美句句听得懂,出去买东西,上馆子,都是她开口。

海伦是个有追求、做事果断好强的人。那时,她在餐馆打了几年工,天天做企台,英语突飞猛进,不久她便自己开餐馆做了老板,真的成了阿春。做了几年老板,赚了些钱,她又突然把店卖了,理由很简单——这个世界性别歧视太严重,明明我是老板,我的先生什么都不管,可他偶然来一次店,大家还总是一个劲地称他老板,叫我老板娘,是否太不公平了?!

卖了店,海伦就去学校读书了,说要多学点知识。她学的是护士专业,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,理由也很简单,一则,美国紧缺护士;二则,她说她有一颗爱心。

原先在上海念书时,海伦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,现在转学护士,一切都要从头开始,所有的知识对她说都是新东西,难度可想而知了。天份加上勤奋,使得海伦两年后顺利地就把护士文凭拿了,接着又把护士的执照考到手。

那时她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,去麦当劳买杯咖啡,就在那背单词,一直到六点钟,然后去上课,几乎天天如此,整整坚持了两年。

毕业后,她先在一家大医院做

了半年,积累了经验,后又转到政府机构负责性病工作的检测和防治,一直做到现在,现在她成了性病防治专家。每每听海伦自己道来,感觉总是很自豪的。记得知名作家任贤芳拜访了海伦一家后,写过一篇《一个中国女人的美国梦》,文章里的女主角就是海伦。

我和海伦一家熟了,去他们家做客,她什么都讲。第一次和先生恋爱、第一次生小孩、第一次打工、第一次做餐馆老板、第一次听歌、第一次看海、第一次开车、第一次讲英语、第一次走进课堂读书、第一次在政府机构工作……林林总总,许许多多的第一次,留下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。

前不久海伦刚从上海度假回来,好客的海伦热情邀请大家去她家玩。充满节日气氛的客厅里洋溢着温馨,海伦坐在沙发上,身子靠着先生,兴高采烈地讲述着她在上海与初恋情人见面的故事,惟妙惟肖。

海伦的先生坐在地旁边,只是笑,不说话。满脸灿烂的海伦娇情地说,她先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她做太太。于是,客人们一起跟着开怀,笑声带着祝福,弥漫了整个客厅。我想,这就是佛学里缘的最好诠释,有缘无缘,缘起缘落,古今多少美丽故事不都是一个缘字演

后来,大家慢慢长大了,各自和家人去了不同的城市,读书、生活……我们相聚的日子渐渐地少了。可那时大家毕竟都在中国,无论相隔多远、无论多忙,我们还是会在过年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一起回到乡下,相聚在那个见证我们成长的院子里一起过年。延续我们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的亲情。虽然那段日子不似儿时般惬意,可依然觉得幸福。

再后来,我们都长大成人。为了寻找自己的理想,大家纷纷出国留学。有的来了美国,有的去了日本,有的去了英国。这一走,大家相隔的距离更远了,大家都在海外,要放下学业、工作回国相聚很不容易。

就这样,每次过年回乡相聚的人越来越少了,从最初的20几个人到寥寥无几,现在连小堂哥们也

义而来的吗?

轻轻地挥挥手告别了昨天,不经意间10多年过去了。现如今海伦的先生已成了教授,每年有充裕的科研经费,时不时在大洋两边做些文化交流。儿子大学毕业在杜邦公司做工程师,女儿读高中,长得亭亭玉立,各方面都出类拔萃。海伦自己在政府机构工作,幸福的一家人怎一个美慕了得。

问及海伦还有什么愿望?海伦说,最大的愿望是退休后回中国去做一名普及防治性病工作的志愿者,把自己在这里学的知识贡献给养育过她的祖国。

她说,每当看到她的病人在美国受到全社会关心,生活过得比没患病的人还好,就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憾。她真情的叙述、来自肺腑的表白,动情处的泪眼婆娑,让人无不为之感动。

生活伴着希望,希望让生活变得美好。祝愿海伦早日实现她的愿望,做一个播撒爱心的使者,圆自己的一份心愿。

【纽约】郑晓玲

要准备走了。今年的那个院子,怕是安静极了……

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,真的很怀念那充满回忆的院子,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在那个院子里相聚的情景。

那时候,我们一家也快要出国了。一天,我们决定在院子里举办烧烤聚会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就开始准备洗、切、生炭、烧烤……然后,我们一起围在那小小的炉火旁,一边烤着食物,一边聊天,大家都非常开心。

虽然在纽约的街头,也可以看到那些看起来美味的烧烤,可却总是吃不出和那天一样的味道。不知道多少年以后,我们才可以再重聚小院,再举办一次烧烤聚会,坐在一起聊聊天。

在我的心底,无论度过多少个春夏秋冬,都会永远记住那个院子、那时的我们、那时的欢笑……

独闯华尔街

陈思进、小玲著 作者授权《侨报》独家发表

他只神秘地笑笑,说声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看他的模样,我想他一定正春风得意着呢,不禁憧憬着有一天能和他回中国大展宏图。

可不久,我渐渐地发现戴维每次吃饭都心神不定,他不停地盯着餐馆的电视(华尔街周围的餐馆全装有电视,每天实况播放着财经消息),也不怎么说话。那个阶段,股市几乎天天上升,大家都喜气洋洋的,只有戴维愁眉不展。我突然明白了,戴维一定是在卖短。

有一天,戴维终于开口告诉我,他这几个月已经亏了10多万美元,看来回中国发展的计划要推迟了。

他说,按照他在课堂上学到的股票价值分析,很多股票价位怎么看都太高。有些公司刚上市,一分钱还没有赚呢,怎么可能卖到50美元甚至100美元一股呢?很多蓝筹股都没有那么高,不可能呀。

于是他一直卖短。其中有一支股票,他是60美元一股卖掉的,一共卖了一千股。不到两个星期,那支股票竟然涨到80美元,他不服,硬是撑着不断了,过了两周,又涨了20美元。他看看没有任何下跌的迹象,只能买进了断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好家伙,单就这一笔他便亏了4

万美元,这4万美元可能是他一年的积蓄吧。

其实买长的风险是有限的,股票价位大不了跌到底。像我当时用5000美元买卖股票,哪怕全部输光,也就是5000;而卖短的话,你们想吧,股票上涨的价位理论上说是无限的,那卖短所亏的钱不也是无限的么?比在赌场下赌注都凶险。目前,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不允许卖短的,看来有道理。那究竟卖短在华尔街有没有用处呢,当然有的。华尔街有句话叫:不怕牛市,不怕熊市,就怕熊市。这也是我从老板黄那里学到的。

(待续)

连载

- 来稿一般不宜超过3000字,1000字最佳。
- 要求确系本人原创作品、首发(如同时投寄多处或已在他处发表过,务请注明)。
- 请务必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通信地址、E-mail、邮政编码(美国作者需社安号)。
- 文章已在本版发表但尚未取得稿费者,请速与本报联系。

投稿邮箱:
wx@usqiaobao.com